



東洋文庫
文庫 19
F337
109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光緒十九年春重刻

賣花寶卷

蘇城 瑪瑙經房藏板

張氏三娘賣花寶卷全集

賣花寶卷初展開

恭迎諸佛降臨來

善男信女虔心聽

增福延壽永無災

蓋聞賣花寶卷出在大宋仁宗年間提表一人
是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梧桐鄉人氏姓劉名達
官居吏部尚書之職夫人趙氏誥命夫人却說
劉尚書有萬貫家財開了七并典當該了十隻
鹽船家中使女奴僕人等共有百數兼且尚書
與夫人爲人正直心性公平最喜行善周濟窮

民所生三子長子劉榮次子劉貴三子劉昌皆
一表人才指望讀書上進金榜題名誰知劉榮
劉貴命運坎坷功名遲純在江湖貿易可憐皆
死在他鄉不能歸里惟有三子劉昌年紀尙輕
聰敏無比熟讀五車稱一名飽學書生到了十
四歲上得進府學生員娶妻張氏乃通政大堂
張顯之女亦是一位閨閣千金乃張小姐生得
千姣百媚一貌如花又能敬重尊長孝順公婆
這些遠族親憐人人稱讚個個傳揚

劉姓一門多行善
南無阿彌陀佛

忠孝節義樣樣全

只因劉達人正直
夫人趙氏多賢德
萬貫家財多豪富
七月典當聲名廣
劉達官居尙書職
奸佞見他多畏服
三位公子多能幹

諸般行事甚公平
夫妻和愛過光陰
齋僧佈施濟窮民
千隻鹽船個個聞
當今朝內大忠臣
尙書名望振朝廷
個個博古與通今

長子劉榮单名姓
 次子劉貴亦单名
 三子劉昌年幼小
 年輕幼小未成了
 劉榮劉貴思上進
 讀書赴考赶功名
 誰知天不從人願
 幾次求名不稱心
 心悔意懶無心讀
 另換行業出門庭
 劉榮登州販驢馬
 劉貴江湖賣買人
 指一本萬利回家轉
 多趁財寶轉家門
 不料命運多蹉跎
 許多鞦韆不能行
 一個死在登州地
 一個江湖赴水濱

可知富貴在天難謀剜
 生死由命不丑人
 只因二位公子身遠出
 果而尚未配婚姻
 惟有劉昌年紀小
 在家溫習聖賢經
 熟讀五車稱飽學
 早已入泮是頭名
 府學生員多名望
 眾人稱羨美書生
 娶妻張氏千金體
 父親張顯職非輕
 官居通政大堂爵
 如今已死赴幽冥
 張氏生得如花貌
 月殿嫦娥一般能
 舉止端莊多穩重
 行為體態動人心

孝順公婆為第一 敬重年老尊長人
 正是宦室名門女 四德三從牢記心
 不說張氏多賢孝 再表尚書劉達身
 忽然身體多不爽 奄奄終日睡床衾
 求神服藥皆無効 嗚呼一命要歸陰
 且說尚書病體十分沉重趙氏夫人與公子媳
 婦日夜啼哭頃刻不離可憐公子夫妻暗地求
 神情愿替死以代父親誰知壽數註定一刻難
 留再說尚書臨死之時對夫人說道夫人為人

在世總有一結我死之後切勿悲傷過度須要
 把家業管兒媳要緊咳相公妾身曉得父對公
 子媳婦說道阿我兒為父死在頃刻我死之後
 你要孝順孀親和睦妻子為父妻子猶生倘有
 進出交易不可刻剝窮民僧道上門抄花不可
 打僧罵道還須矜孤恤寡敬老憐貧吾死亦瞑
 目矣話畢尚書氣絕逝世去了可恰三人哭得
 淒涼備辦盛殮劉昌申報丁憂設靈守孝
 尚書病入膏肓境 已作南柯夢裡人

南無阿彌陀佛

可憐公子哭倒塵埃地 三歲孩童一般能

孩兒罔極深恩過未報 今日爹爹一命傾

指做得官來報養育 高堂侍奉二雙親

指望爹爹身康健 錦衣歸里悅親心

誰知一病身不起 奄奄逝世撇兒身

看來一切皆無望 孩兒想起好傷心

孩兒上無兄來下無弟 抬頭多是外來人

家園產業誰人管 出入銀錢那個承

爹爹若有人畏服

家僮使女盡當心

今朝爹爹身已死

誰人竭力掌家門

高堂雖有親娘在

如何彈壓衆人身

張氏妻房雖能幹

總是女流難理明

皆是前生修不透

故此討我只單身

爹爹吓孩兒也曾過

情慮代替父親老大人

誰知生死均由命

想救爹爹萬不能

今日想見爹爹面

除非三更夢裡尋

公眼前哭得葡萄瘡

夫人看得實心疼

左手扶起三公子

兒吓你爹死去難再活

為娘看得心難過

媳婦兒吓你今跪地哀哭

悲傷過度身憔悴

勸你不必多悲切

夫扯起衣衿揩眼淚

不說劉家夫婦多悲泪

皆是前生多註定

右手扯定媳婦身

憂思抑鬱損精神

勸兒悲淚暫消停

公公泉下不安寧

弄出病來誰看承

勸你不可哭敢頻

勸住兒媳一雙人

再表劉家大禍臨

果爾難避此災星

却說公子自從父親亡故之後一年三次回祿
七月典當已燒過一半十隻鹽船被狂風吹打
損壞光禿無存幾年之後家道漸漸消索後又
被奸臣陷害河南王知府有十一萬錢糧要公
子解到南京行到烏江地面忽然狂風大作水
浪滔天把糧船沉淹沒死家丁數十幸虧太白
星君下界公子得全性命此時糧船沉沒行李
全無那有盤費歸家好不淒涼正所謂福無雙
至禍不單傳

積善人家受苦難

皆是前生劫數成

南無阿彌陀佛

尙書一命歸陰府

家中公子不安甯

一年三次遭回祿

七月典當剩零星

個個朝奉多逃走

燒死家僮有數名

大家唬得心驚怕

並無一個在家門

正是家門大不幸

災禍重重難脫身

火德星君剛走出

水德星君又到臨

霎時捲地狂風起

十隻鹽船傾刻沉

鹽船被風來打壞

家僮使女盡逃生

家門漸漸多消敗

又遇冤家王姓人

河南知府名王德

要他解餉到南京

解得餉銀十二萬

行到烏江遇難星

水德星君重出世

霎時風浪起波心

頃刻糧船來打破

糧船沉重海中沉

家僮個個來淹死

數十家丁赴水濱

單單留下劉公子

捧住桅杆叫救星

太白金星忙下界

救了公子得重生

可憐身上衣衫濕
日間沒有飯來吃
披星戴月多辛苦
公子掩面哀哀哭
蒼天吓我公子誰不曉
天吓宦家公子誰不曉
家中老母倚門望
指望好好歸家轉
指望好好歸家轉
那曉孩兒身受苦

行李全無苦殺人
夜來沙地宿安身
受盡千般萬苦辛
對天長哭淚淋淋
這等苦楚未曾經
無岸無邊心內驚
張氏妻房也掛心
一家團聚過光陰
那曉孩兒死裡得逃生

舖程行李多沉沒
如何回轉家鄉地
左思右想無計策
下落臉面來求吃
一程回到家門內
祖吓兒孫解糧身受苦
奸臣王德賄害我
號咷大哭堂前地
張氏見夫如此樣

腰邊錢鈔沒分文
路上貧來苦殺人
只沿街求吃轉家門
走一程來行一程
祖先堂上淚紛紛
幾乎性命喪殘生
祖先可曉內中情
傍邊娘子出來迎
忙上前來問一聲

相公吓何為如此光景
煩煩惱惱為何因
快去堂上慰娘親
假作歡容見母親
問長問短問緣因
有何情事掛中心
眼內還有珠泪痕
快快說與老娘聽
相公望與說真情
奴愿分挑五百觔

公子便乃將言說
河南知府名王德
行到烏江風浪起
淹死家丁三十個
行李舖陳皆淹沒
怎能回轉家鄉地
夫人聽說雙流泪
上前忙把夫君勸
白道錢財易得人得難

母親娘子不知因
命我解餉到南京
糧船沉沒海中心
單單留我一人身
身邊錢鈔沒分文
沿途覓食轉家門
張氏聽得淚紛紛
且免愁煩且放心
相公身價值千金

幸賴蒼天來開眼
田園產業來變賣
賠得餉銀十二萬
上無瓦片下無土
可劉家四人無着落
日間沒有飯來吃
夜來身上無遮蓋
張氏看得心不忍
未知張氏如何說

不絕劉家後代人
賠還餉銀到南京
家財萬貫盡完成
家中貧苦不堪聞
破窑裡面去安身
受飢受餓受悽情
受寒受凍苦難經
忙對夫君說一聲
暫停一刻說分明

却說張氏三娘自從丈夫出門解糧的時節已
有六月懷孕今生得一子年有三歲名曰高升
公子始得歸家受了千番苦痛吃了無數悽情
張氏看得不忍對公子說道我家萬貫家財當
初三次回祿後來水沒鹽船家道已經消散後
又賠償錢糧十二萬田園賣盡屋宇全無弄得
一無所有可憐婆婆年近七旬日無飯吃夜無
床衾如何受苦得起我想相公又是讀書之人
手無撻雞之力也不能做活營生妾身幼小到

學得剪花依妾之見不若買些顏色紙剪了紙
花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回來好糴米買柴使婆
婆不致飢餓卽相公亦可溫飽未知相公心意
如何公子說道阿娘子年紀輕輕怎好拋頭露
面到街坊上去做賣買我甯可餓死在一家此
事斷斷使不得的乃張氏不聽夫君卽來告稟
婆婆說道婆婆媳婦要剪些紙花到街坊去變
賣銅錢好糴米買柴奉養婆婆未知婆婆尊意
如何趙氏夫人聽得媳婦如此說話雙流眼淚

說道媳婦兒吓你是官官千金如何做得這般
生意况街坊上男男女女來往紛紛你做了賣
買如何避得嫌疑拋頭露面不當雅相動不得
的阿婆婆不妨媳婦自有理會

只因家內多貧苦 暫時去做賣花人

南無阿彌陀佛

乃張氏 窈窕女 街坊行走

只爲那 家貧苦 凍餓纏身

可憐我 是婆婆 年逾花甲

我夫君	讀聖經	文質彬彬
今日裡	落破窰	無衣無食
可比做	李蒙正	一養傷心
如此情	如此苦	如何受過
叫奴家	心不忍	掛吐牽情
所以我	顧不得	千金之體
顧不得	我爹爹	通政門庭
顧不得	我公公	尚書門第
顧不得	我夫君	府學書生

張氏女	說盡了	街坊貿易
五色紙	剪紙花	百樣花名
剪蘭花	剪菊花	手段極妙
牡丹花	芍藥花	如天生成
還有那	茉莉花	剪得細巧
海棠花	芙蓉花	看得開心
乃張氏	剪紙花	樣樣成對
一對對	一朵朵	顏色鮮明
我今朝	說不盡	百花名號

頃刻間	乃張氏	也有那	也有那	又見了	一見了	大街上	提花籃	要講那
心大怒	見衆人	假買花	真買花	花籃內	賣花人	男和女	叫賣花	張氏女
說出言因	如此樣式	細看佳人	論量花價	花朵開心	如此齊整	來往紛紛	長街走遍	做賣花人

想當初	再要表	不講那	紅了臉	乃衆人	爲何你	可曉得	今日裡	列位吓
家豪富	賣花人	衆郎君	滿面羞	被張氏	忘却了	經書內	大街上	想你家
千金小姐	兩泪淋淋	回轉家門	卽刻回程	當面批削	孔聖之經	嫌疑須避	看我何因	也有女眷

到今朝

從徹骨

做賣花人

告蒼天

我劉家

有何因果

今日裡

萬貫財

化作灰塵

張小姐

雙流淚

自言自語

雲端上

太白星

降下凡塵

且說張氏在街上賣花太白金星雲端望見已
曉得張氏有大禍臨身當時降下凡塵變作一
個賣菜之人到街坊去賣見了張氏把菜担放
下說道小娘子你提了花籃到何處去賣阿老

人家我只要賣得完不論何坊何地多要去走
咳小娘子東街西巷恁那去賣惟有曹府門內
千萬不可走進他是王親國戚恐怕惹出禍來
阿老人家你此言差矣奴家在街上做一名賣
買怕什麼王親國戚有何禍事來乃金星曉得
張氏三娘此禍難避也不說明挑了菜担而去
爲人命申多註定 先註死來後註生
南無阿彌陀佛

三娘手執花籃子

賣花賣花叫幾聲

東街賣到西街去
遠近男女都來看
一程來到曹家府
也是三娘命該死
皇親站立頭門外
搖頭鳳尾了不得
日不轉睛來細看
看人好似昭君從世
形似百花風擺柳

南街賣到北街門
抬頭俱是驀生人
冤家遇着對頭人
難逃劫數是前因
觀見賣花絕色人
伸頭縮腦小人行
餓狗刑神色戴精
月殿嫦娥一般能
坐如觀音少淨瓶

仙花一朶拿在手
繡帶飄飄分左右
我有姣妻八九個
若能此女同羅帳
張氏手執花籃忙移步
忙叫管門人兩個
管人趕至長街去
曹府家內來叫你
張氏不知其中意

裙邊露出小紅菱
三寸金蓮角稜稜
怎能極得賣花人
了我心愿暢我心
樂殺王親國丈身
快快去叫賣花人
聲賣花娘子聽原因
快快同我便行程
急忙同往到曹門

指望到了有好處
張氏走到頭門口
張氏走到二門首
走到曹府三廳上
走進曹府四廳上
皮條索練傍邊擺
當時走進五廳上
皇親一見賣花到
家住何州并何縣

誰知走入陷人坑
金獅一對在頭門
雙鳳朝陽在二門
爪鎚鉞鈇兩邊分
籐牌錫棍好驚人
刀鎗劍戟白如銀
才見皇親國丈人
脅肩諂笑問原因
祈爲細細說分明

却說國丈對賣花娘子說道咳小娘子你是何
方人氏姓甚名誰一一說來我還要問你大花
一分幾對小花一分幾對張氏說道老爺大花
一分兩對小花一分三對國丈笑了一面想我
府內金花銀花也無人戴那個要帶你的紙花
說道我叫你進來問你家住那裡姓甚名誰從
寔說來

南無阿彌陀佛

張氏便乃開言說

老爺在上聽原因

與你吃水同河海
非是別州并別縣
老爺買花快來買
皇親聽說呵呵笑
非爲買花來叫你
爲何心頭這樣急
也是你身該交運
我有九個夫人在
娘子今日從了我

與你同州同府門
就是開封府內人
不可就悞我時辰
賣花娘子聽分明
另有別事說你聞
裙釵說話欠聰明
落在佛國大堂門
只少一位十夫人
富貴榮華稱你心

吃了珍羞并百味
戴的珍珠并寶貝
出門轎子人呼擁
張氏聽了這句話
假作歡容來回答
你是天來我是地
龍對龍來鳳對鳳
皇親聽說回言道
夫妻那論貧和富

穿的緞絹與綉綾
了嬾使女後頭跟
比你丈夫勝十分
撥起心頭火一盆
老爺說話欠聰明
將天比地不相應
烏鴉怎對鳳凰鳴
娘子不必叙浮文
兄弟那論富和貧

若還娘子順從我
女婿朝中爲天子
不論文武官員職
不論外國來進貢
娘子今日依從我
張氏聽得騰騰怒
一夫一婦從古說
王親犯法庶民罪

我是皇親國丈人
正宮皇后女兒身
都來趨奉老皇親
希奇寶貝獻我門
保你快樂過光陰
大罵皇親不是人
一馬一鞍天下聞
強有夫子婦不該應
我就拜本奏朝廷

叫你惟命難存活
國丈聽得心大怒
除了皇上只有我
文武官員手下轉
早早今日順從我
若有半句言不肯
張小脚亂跳來大哭
甯可今早刀下死
若還要我成親事

王法半點不留情
大怒妖精罵幾聲
那怕拜本奏朝廷
不怕官員不奉承
萬事全休不理論
曹府鋼刀不容情
又罵皇親國丈身
決不將身再嫁人
披毛帶角畜生心

若還想我同羅帳
你家也有姊和妹
衣冠禽獸惟有你
張辱罵國丈大惡賊
分付家人來拿下
家僮聽了皇親話
拖三重鉄果門來打
大吓開籠放鳥從古
二位大叔饒了我

靈龍海面現金身
你家也有二雙親
人才相貌畜生心
國丈心上大怒生
與我打死小妖精
扭住賣花娘子身
張氏跪地說原因
望積些陰功與兒孫
割肉燒香報大恩

娘吓莫怪我門不饒
我若私自來放你
望你陰司體見責
皇親當時來傳令
家僮二人忙不住
咳我死一身還猶可
咳我死一身還猶可
婆婆年老何人奉
張氏長呼并短嘆

老爺與你對頭人
連我一刀兩段分
莫怪我是没人情
早早打死莫留停
卽時反擲女佳人
三娘血淚染衣襟
三歲孩兒靠何人
別了夫主冷清清
惡賊家僮不容情

忙把銅鎚來拿起
一下銅鎚三斤重
一下打進胸堂上
二鎚打在攔腰下
三鎚打在肚腹內
王親當時來吩咐
卽刻抬到花園內
張氏放在土坑內
石板放在泥土上
銅鎚打入賣花人
三下銅鎚重九斤
張氏還要叫連聲
汗流背脊不開聲
可恰張氏命歸陰
埋葬西園內面存
掘一坑來丈二深
坑邊泥土盡搨平
石板抬來蓋一層

黃沙鋪在石板上
九重石板十重土
口內又使銅釘釘
上面種了水仙草
中間種了芭蕉樹
不表張氏歸陰府
且說劉昌妻房張氏小姐早上提了花籃到街
上去賣紙花望至日落西山還不見回來家內
三歲孩兒啼啼哭哭母子三人坐在窩內何等
石板黃沙又一層
要想翻身萬不能
釘絕他家少子孫
脚下又種海棠紅
永世千年不得生
再講劉家母子身

賣花寶卷
三
淒涼公子對母親說道阿母親媳婦早上出門
賣花至晚還不見回來想是婦人家見我們貧
苦丟了我家往別處去了咳兒吓媳婦爲人賢
德無雙孝順無二決無此事只恐他未曾出過
門到街上錯走路頭所以不得回來明日自然
回家不必多疑

只回娘子身不轉

公子愁悶在家門

南無阿彌陀佛

公子窗外懸懸望

不見妻房轉家門

可恰兩淚紛紛落
莫非餓倒街坊上
莫非我妻無主見
三歲孩兒家內哭
不說窰內三人苦
張氏屈死魂不散
冤魂竟往酆都去
閻羅天子查號簿
這是陽間枉死鬼

我妻你在那方存
莫非迷失路途程
做了嫌貧愛富人
不見親娘回轉程
再表含冤負屈人
黃泉路下轉翻身
告到閻羅天子身
大罵判官亂拷人
放他還陽把冤伸

張氏聽了閻王斷
一陣旋風三丈五
一路行程來得快
鼓打三更交半夜
走進房中來託夢
相吓在床上安安睡
你妻昨日東京去
不料曹府來經過
皇親愛我三分貌

旋風一陣便行程
悠悠蕩蕩順風行
已到窑內自家門
啼啼哭哭進門庭
口叫夫君不絕聲
不念同床共枕人
賣花急急向前行
走到曹府陷人坑
廳堂強逼要成親

奴家不從身打死
掘一坑來深丈二
上面種了水仙草
中間種的芭蕉樹
我今到過酆都地
聞說我陽壽還未滿
我今特地來託夢
知府包爺如明鏡
欲再說幾句傷心話

埋葬西園內面存
沙一層來板一層
脚下又種海棠紅
永世千年不得生
見了閻王把冤身
放我還陽回轉程
快往開封把狀呈
日斷陽來夜斷陰
鷄鳴大吠有人行

託夢以完推一把
分付一番身走出
公子被妻來推醒
東張西看無形跡
明明見妻對我說
其中必有緣何故
正是公子哀哀哭
娘親便叫孩兒問
公子一一來稟告

你可牢牢記在心
啼啼哭哭出門庭
連叫妻房不住聲
一聲冷汗有如冰
爲無影形跡半毫分
叫我難察內中情
驚動娘親年老人
我兒煩惱爲何因
看見妻房張氏身

看見妻房張氏身
他說皇親來強逼
娘子不從身打死
夫人聽得魂不在
快到街坊去尋訪
公子聽得親娘話
心急不管高低路
東街走到西街去
十二條街巷都尋過

猶如白日一般能
立逼娘子要成親
未知真假不分明
忙把孩兒叫一聲
東京察聽假和真
梳粧打扮出窰門
匆匆行走到東京
南街走到北街尋
不見賣花娘子身

賣花寶卷
娘子吓我何處來尋覓
死活存亡我不明
望有靈有顯對我說
夫君與你把冤伸
公子尋妻心焦急
便問招商店主人
店官昨日有個賣花女
兄可會面此人身
店官搖手將言說
客官你且聽原因
昨日果有賣花女
走進曹家府內門
莫說一位女娘子
是就十位不得轉家門
公子聽了店官話
夢中言語果然真
當時進了招商店
商量告狀把冤伸

做了狀詞開封告
誰知錯認定盤星
偏逢國丈身外出
各處燒香拜廟神
公子定道包爺到
叫缺連天把狀呈
我今不告別一個
單告皇親國丈身
有夫之婦被強逼
目無王法亂胡行
皇親接狀來觀看
大胆狗頭罵幾聲
我今就是曹國丈
爲何擅自告皇親
擅告皇親該有罪
自頭羅網自燒身
大叫一聲來拿下
鐵鍊鐵索响叮噹

卽時鎖在項頸上 一聲呼喝好驚人
帶進府內當堂審 跪下丹墀公子身
一把籤兒丟落地 四十大板血淋淋
連皮帶肉來擡起 這等刑罰未曾經
大板打完爬不起 又套夾棍夾掌心
可伶夾得紛紛碎 送進監牢受苦辛
未知張氏何日還陽轉 且聽下卷接前因
却說國丈自從打死賣花三娘亦時防備恐走
漏風聲却一日坐在廳上忽然眼跳耳熱心驚

肉占想必打死賣花三娘之故卽時分付左右
打轎往各廟燒香拜佛求神不料倒運的劉昌
定道開封府包青天抬出手拿狀紙叫屈連天
誰知冤家遇着對頭剛剛合着油瓶蓋裡乃國
丈接了狀詞細細觀看怒氣冲天卽時鉄索把
告狀人鎖住帶進府內打了四十夾了一擲送
進水牢可伶公子打得皮開血出死而復生
只道冤情來洗白 誰知災難又來臨

南無阿彌陀佛

公子坐在水牢內
寒冬臘月好傷心
指望告狀有好處
我妻冤屈可能伸
誰知錯認開封府
遇着冤家活不成
我妻身陷曹家府
今朝我身有被害
自悔自懊劉公子
冤枉啼哭進牢門
鼓打三更交半夜
來見公子丈夫身
相吓叫開封去告狀
爲何錯認姓包人
今朝受盡嚴刑罰
水牢內面受艱辛
你在牢中權坐定
我到開封把狀呈

說罷辭別親夫主
一陣旋風便起行
冤魂來到開封府
開封知府姓包人
到任爲官多清正
無頭公案甚當心
七十二件無頭案
一遇包爺便審清
王親國戚多畏服
日斷陽來夜斷陰
包公坐在大堂上
一名冤鬼到來臨
包公一見大聲叫
妖怪何方把狀呈
有何冤枉來告狀
說得明來審得清
若有一字來差錯
把你艷都受苦辛

冤魂張氏身跪下
奴非別州并別縣
公公在日尙書職
婆婆趙氏多賢德
並無三男并四女
我夫名昌號思進
奴家通政大堂女
只爲天命多不順
一年三次遭回祿

青天老爺叫一聲
就是開封府內人
姓劉名達振朝庭
一位誥命老夫人
单生我夫一個人
也是鬻門秀士身
父親張顯有名聲
公公亡故家道貧
三年水漲把船沉

河南來了王知府
解了錢糧十二萬
頃刻糧船來打破
单单留得夫君在
田園產業來變賣
萬貫家財多沒有
到如落破窑受苦辛
一家四口難存活
買了五色銀皮紙

叫我解餉到南京
烏江風浪起波心
淹死家僮三十名
沿街求吃轉家門
賠償錢糧解南京
高堂大屋賣親隣
並無粒米可容生
奴家無計可調停
剪剪花朶換錢文

提了花籃街上走
皇親見我三分貌
奴家不從身打死
掘一坑來深丈二
十重黃土九重板
頭邊種了水仙草
中間種的芭蕉樹
奴十殿閻羅去告狀
連夜託夢親夫主

撞見皇親國丈身
廳堂強逼要成親
埋在西園內面存
黃土一層板一層
使奴永遠不翻身
脚下又種海棠紅
三樣花卉作證明
叫我還陽把狀呈
他叫開封府內把冤伸

誰知我夫多冒實
打了四十夾一擗
如今丟進水牢內
包公聽得騰騰怒
今朝你且出府去
張氏聽爺來吩咐
不表張氏身出府
却說包公吩咐冤鬼你且出府明日與你斷明
乃張氏一陣旋風出府去了包公坐在堂上想

錯認皇親包大人
受盡千般惡毒刑
求太爺作主斷分明
冤鬼連連叫一聲
明日與你斷分明
一陣旋風回轉身
再講青天包大人

道這皇親乃是萬歲的岳丈勢頭極大一時如何
何拿得下來必要想出一計才好頃有了張龍
趙虎過來聽我吩咐方纔一個女子在我面前
告狀他說被皇親打死埋在西首花園我今修
書一封着你二人送去不許走漏風聲只說老
爺陳州糴米回來心中煩悶無他可散聞知曹
府花園景緻極多明日要到府內散悶談心那
時他請我飲酒的時光尋出屍首拿下皇親凌
遲處死好與女子伸冤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南無阿彌陀佛

包公手執狼毫筆

字字行行寫得清

上寫包拯開封府

拜上皇親老大人

只爲陳州糴米回家轉

心中煩惱悶沉沉

聞知尊府花園好

特來散悶暢心情

書信一封來寫就

交付張龍趙虎身

二人忙把書來接

天明去做下書人

東方調白來行路

早到曹府家內門

當將書信來呈上
 皇親觀看不留停
 看一句來抖一句
 好比冷水當頭淋
 張龍趙虎回身轉
 皇親國丈想原因
 包公此來必有故
 假託花園散悶心
 莫非為着賣花女
 機關敗露得知情
 莫非真是看花景
 莫非趨奉老皇親
 叫我狐疑難猜度
 左思右想不安甯
 甯可小心來行事
 吩咐家中手下人
 西首花園去上鎖
 打掃東園把酒迎

八仙桌子鋪金蓋
 美酒肥殺色色新
 金銀壺瓶都擺好
 描金牙篴擺完成
 結彩鋪毡真開熟
 掛燈對對亮晶晶
 不說東園多齊整
 再表開封包大人
 吩咐三軍來披掛
 大小三軍聽令行
 一對金鎚一對斧
 一對皮條一對繩
 對對指揮穿金甲
 十殿將軍一樣能
 兩傍擺下無情棍
 鋼刀雪亮白如銀
 包爺坐在八人轎
 一聲呼喝似雷聲

張龍趙虎跟在後
皇親聞得包公到
包公走到曹家府
一碗香茗親手送
只爲糴米回衙轉
聞知大人花園好
皇親聽說稱不敢
朝南坐下開封府
國中酒席多豐盛

已到曹府國丈門
朝衣朝帽出來迎
二人行禮坐分賓
包爺接盞叫王親
心中煩悶少精神
特來玩景暢心情
引了包公進園門
下坐王親國丈身
雙手擎杯送大人

包公無心來飲酒
四處週迴都看過
決非此地來埋葬

週迴觀看不留停
並無形跡半毫分
包公設計在中心

且說包公對國丈說道大人學生今日輕造貴
府多承厚教深爲抱歉但東南花園一無足觀
不得開懷聞知西北花園景緻最多可借一觀
以慰渴想國丈說道大人這東南花園是老夫
娛樂的西北花園是夫人小姐的男人未便進
去遊玩望勿見怪包公聽說呵呵笑道豈有此

理阿大人這個花園也分男女的麼就是女花園那有男人進去不得的道禮莫說是你夫人小姐的花園就是聖上三十六宮正宮娘娘的老包也要看看國丈說道阿大人這是萬萬不能說的恐夫人小姐見責包公聽了此言怒氣冲天卽叫張龍趙虎過來與我打開西園門若有人來阻擋園中必有情弊皇親聽說胆戰心驚冷汗嚇出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去了

心中沒有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吃驚

南無阿彌陀佛

包公聽了國丈話

登時大怒變容顏

吩咐張龍并趙虎

與我打壞莫留連

若有半句枝暗語

必有緣故在中間

好好西園去玩景

爲何阻隔在當前

就是女人花園內

男人進去有何嫌

我今務要去玩耍

推三阻四不相應

走過張龍并趙虎

盡心用力不遲延

看見西園門有鎖

斧頭亂劈斷門門

打開西園門兩扇
包公進去急箭箭
週回四處來觀看
果有坟墓在傍邊
三樣花草種在上
有憑有據有真言
包公又設牢籠計
忙叫國丈把言宣
阿國丈大人這西園花草雖多俱不足愛惟那
邊水仙草海棠花芭蕉樹三種甚屬精雅我看
得開心何不送與我罷阿大人此花就是正宮
娘娘所種何敢擅自送與大人以犯國法阿國
丈我不是愛你的花因昨夜三更得其一夢夢

見一人手執兩柄金鎚挖起泥土鋪上泥沙將
三樣花草種在上面說我與曹府均分

包爺說出蹊蹺話

唬壞皇親國丈身

南無阿彌陀佛

國丈聽得如此說
心中可比天雷打
心驚肉跳坐不穩
一陣紅來一陣熱
皇親沒有地洞打

魂非魄散戰兢兢
身邊好似火來焚
手忙脚亂失魂靈
一陣寒麻冷汗淋
大小三軍把住門

張龍趙虎墳頭看
 兩把鋤頭不住停
 早辰挖到午時候
 沙一層來板一層
 挖了石板又挖土
 真真氣煞眾軍門
 起九重石板十重土
 才見坑中一個人
 即忙扛起坑邊上
 果然絕色女佳人
 包爺見屍心大怒
 喝罵皇親國丈身
 惡吓朝廷那件虧待
 你在開封亂殺人
 因何打死賣花女
 埋在西園內面存
 因何強逼成親事
 有夫之婦不該應

他不從你來打死
 當堂國丈亂胡行
 你今做了違條事
 我今那怕是皇親
 你道暗室無人見
 誰知我事得知聞
 虧你心腸如鉄打
 金鎚打死女人身
 今朝犯了皇家法
 十個皇親活不成
 吩咐三軍來拿下
 藤穿索擲老皇親
 帶了公堂着力打
 皮開肉碎血淋淋
 推入監中身受苦
 牢頭毒打皇親不用情
 包鐵面無私照例辦
 水牢救出姓劉人

劉昌見了妻屍首 一交跌倒地中心
娘子吓萬勸來勸你 勸你莫做賣花人
不料今日死得苦 年老婆婆靠何人
三歲孩兒何人管 你夫獨自冷清清
包爺看得多悽慘 屍首帶到府衙門
皇親帶進衙門去 堂上坐下活閻君
喝叫一聲拿下去 又打四十不留情
上了腳鐐并手鐐 打入牢中做罪人
不說國丈牢中苦 再表曹家婦女門

且說國丈犯了皇法被包青天審斷打了四十
帶進衙門又打四十打得血湖狼籍半生半死
乃國丈九位夫人聞知卽忙修本啟奏君王仁
宗見了本章大驚忙傳旨到開封府衙門包爺
頂冠束帶供香案接旨

聖旨一道開封府 包公已曉內中情
忙供香案來接旨 二十四拜謝皇恩
看聖上諭如何說 自有主見在中心
聖旨下聽宣讀詔曰今有國丈曹彰犯了國法

本當重辨但念他是正宮娘娘的生父雖犯王
章望看臉面刀下留人欽哉謝恩
南無阿彌陀佛

包爺聽了詔書心大怒

無道昏君罵兩聲

岳丈做了違條事

還將聖旨說人情

莫說一個曹國丈

就十個皇親活不成

若要救得曹國丈

除非皇上替他身

聖旨打發京中去

唬殺皇帝仁宗身

正宮娘娘聞知得

啟奏君皇萬歲身

這個包拯多大胆
皇上准了娘娘奏
娘娘上了珍珠轎
三千宮娥分左右
出了皇宮離金殿
包公聞得娘娘到
娘娘一見包公面
差你陳州去糴米
我家哥哥被你殺

我今親救父親身
太監宮娥隨後跟
太監五個向前行
八百美女緊隨跟
來到開封大衙門
朝衣朝帽出來迎
大罵包公不住聲
並無奏章報朝廷
今朝又拿父親身

快把父親送還我
若有半句言不肯
包公聽得騰騰怒
你父犯了皇家法
七十二條無頭案
那件公案來斷錯
若不看你正宮面
吩咐張龍并趙虎
聖上賜我青鋒劍

萬事全休不理論
革你官職罪非輕
喝罵正宮皇后身
反將胡亂罵忠臣
那件斷得不分明
吵鬧公堂爲何因
三十強嘴不用情
監中取出姓曹人
不論國戚及皇親

若有一事犯我手
吩咐擲上將軍柱
撲落一聲頭落地
然後零碎來割割
娘娘看得多悲切
無奈上了珍珠轎
不說娘娘回朝去
且說包公已斬皇親頭顱懸掛頭門示衆忙叫
張龍趙虎抬出還魂床一張取出還魂帶一根

先斬後奏達朝廷
千刀萬剮老皇親
頭顱懸掛在頭門
一個人身百處分
號咷大哭父親身
冲冲大怒轉朝門
再表開封包大人

將張氏三娘放在還魂床內還魂帶放在胸前
你看這個張氏埋了七日七夜屍首形色不動
宛然如生他因一時打死果爾容易還原待我
放他回轉夫婦團圓

只因前生冤孽重 所以今生受災星

南無阿彌陀佛

張龍趙虎聽吩咐 忙忙卽向那邊存

抬出還魂床一座 取出還魂帶一根
張氏放在陰床上 還魂枕上睡佳人

早晨睡到午時候 丑時直到未時辰

娘子悠悠蘇醒還魂轉 伸手舒腰足一蹬

翻轉身來朝外睡 蒙蒙開眼看光陰

抬頭看見親夫主 出床抱住丈夫身

夫婦二人來大哭 哭得淒涼苦不勝

二人哭得多時候 更比黃蓮苦十分

今日放我還陽轉 拜謝青天包大人

今日放我還陽轉 又救夫主出牢門

若非青天來開眼 安能死裏得重生

包公便對二人說
你是真個賢良婦
封你丈夫官和職
修成本章來見駕
忠臣聽得國丈斬
好一個包公如明鏡
奸臣聞得國丈斬
大胆包拯多無禮
雖則皇親來犯法

賢良女子聽原因
我今修本奏朝庭
奏你節孝世無尋
毫無惧怕出衙門
千刀萬剮也該應
不避權貴大忠臣
紛紛議論午朝門
擅自殺戮老皇親
須看正宮面上情

目無朕命動刑罰
忠佞賢奸來論談
王府藩王聞知得
他家殺了曹國丈
正宮娘娘聞知得
恨不得咬你一塊肉
皇親國戚被你殺
包公手執金筒奏
金筒先帝欽賜物

想起心頭大不平
來了包公見主人
批點包公大胆人
還敢上朝見聖明
出朝大罵姓包人
剝你皮來抽你筋
上朝你命也難生
上打君皇下打臣
不論國戚與皇親

此時聽了娘娘話
皇親犯法庶民罪
若是皇親不犯法
你父犯了迷天罪
強佔生妻該何罪
他不順從卽打死
好個堂堂曹國丈
若不照例來整法
還在我面前僥倖話

提起心頭火一盆
律條上面註分明
枉死城中無數人
強逼成親張氏身
你自思自想自推情
西園掘坑葬其身
見色起淫亂殺人
要什麼官來什麼君
出言無禮大欺人

有其父來生其女
我今看了皇上面
你道皇后多勢大
包公金殿騰騰怒

父女心腸一樣能
所以饒恕你們身
包府金筒不用情
仁宗皇帝不開聲

却說包公對正宮娘娘說道你的父親倚恃皇親個個受其荼毒人人怨恨這個賣花娘子你道他是何等樣人就是吏部尙書劉達之媳婦通政大堂張顯之千金乃丈夫劉昌亦是一名府學生員皆世代忠良因爲家貧不能過日到

賣花寶卷
街上賣花爲何你父將他關進內堂強逼成親
他不依從卽時金鎚打死他身將屍首埋葬西
園有三樣花草種在上面此時卽有人看見誰
敢上前搶白若不是我斷出以除其害平民個
個遭殃

包公殿上堂堂話

仁宗皇帝不開聲

南無阿彌陀佛

包公大罵曹國丈
做了犯法違條事

律條犯法甚分明
照例辦事理該因

全不思父親犯十惡

反來埋怨大臣身

我今把他來斬首

曉諭官員百姓人

前日玉帝召了我

命我伴駕在朝庭

若是惱了包拯性

連你娘娘做不成

仁宗聽說慌憶入

玉手扶起姓包人

娘娘女流無見識

冲犯大臣包愛卿

諸凡得罪看朕面

愛卿不必掛在心

身犯皇章曹國丈

應該照例受刀侵

寡人愛卿來伴駕

加封官爵振朝廷

包爺俯伏金階上
尙書劉達多忠義
如今亡故家門苦
其子劉昌亦厚道
妻房張氏多賢孝
願皇封他爲官職
恩封天下誰不曉
皇上奏准忙傳旨
龍顏大悅來封爵

願皇龍耳納微臣
在日爲官盡曉名
清白傳家家道貧
早已入伴在庠門
看他貞節世無尋
不負劉家忠義人
劉昌夫婦永傳名
宣進劉昌張氏身
四品黃堂理萬民

好個節孝張氏女
夫妻得受官和爵
包公也謝仁宗帝
劉昌忙到南衙去
一程回轉家鄉地
破窰裏面娘受苦
三歲孩兒哇哇哭
今日團圓歸故里
可恨人頭多勢利

加封四品正夫人
金鑾殿上謝皇恩
三呼萬歲出朝門
拜謝恩官包大人
還鄉祭祖悅陰靈
受盡飢寒吃盡驚
飢寒啼哭不安甯
合門喜慶可安身
都來趨奉劉家門

當初密內無人識

如今榮耀有人迎

遠近親隣皆來賀

遠房叔侄也來迎

打恭作揖多謙遜

疊肩諂笑小人形

錦上添花常時有

雪中送炭也無人

夫婦雙雙歸家內

婆婆孫子出空門

公子一見娘親面

抱頭大哭叫娘親

皆是孩兒多不孝

累娘受苦到如今

娘張氏上前亦大哭

看得婆婆兒子好傷心

婆媳若無包公救

千個殘生活不成

今朝欽賜為知府

又是包公奏聖明

此恩此德同天地

剪肉曉香報不清

可知忠厚不虧本

忠厚自有好收成

當初國丈身橫夾

個個趨奉老皇親

如今身被包公殺

誰人提及大奸臣

瓦罐不離井頭破

勸人及早要回心

劉昌山東濟南府

夫人張氏苦修行

看破世情皆虛幻

惟有修善是真情

婆婆趙氏也修行

祈求來世脫凡塵

後來多向西方去
爲人要看劉家樣
一個連陞三級爲知府
做官要學包公樣
至今神靈多顯赫
可知忠孝節義天降福
此本名爲賣花卷
宋朝皇帝聽此卷
衆位善信聽此卷

童女接引上天庭
夫妻忠孝有芳名
一個苦志堅修人上人
威靈名望振朝庭
香煙不斷廟堂門
奸盜詐僞災禍臨
宋朝留下到如今
見了忠孝便開心
積福延壽保康寧

倘能個個行忠孝
願以此功德
宣卷保長生
張氏三娘賣花寶卷全集

皇帝江山萬萬春
普及於一切
消災增福壽

板藏蘇城瑪瑙經房印造

